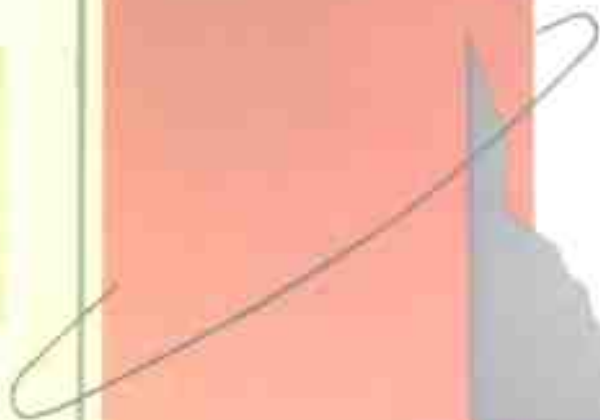


艺术与心术

何芷 著 / 中国戏剧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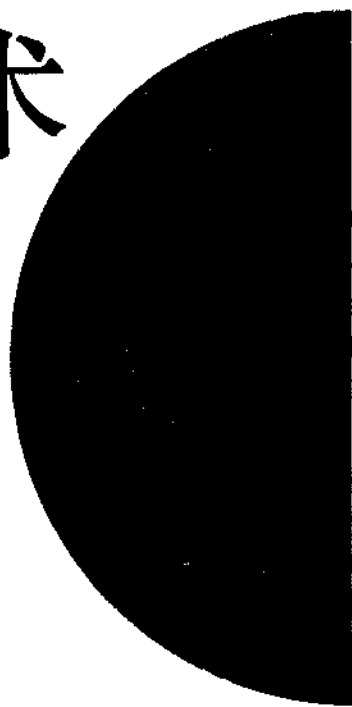


J011 - 112590
92-12

艺术与心术

何芷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



艺术与心术

何芷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81号

(邮政编码: 100086)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北京市彩虹厂印刷 印刷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177千字 8.25印张 2插页

1991年9月第1版 1991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册

ISBN 7-104-00336-3/I·182

新登(京)字150号

定价: 4.40元

序

我和何芷同志结交了半个多世纪，深知他禀性沉稳，平易近人，为文言简意赅，饱含妙趣。他本来是学土木工程的，在民族危急存亡之秋，投向宣传鼓动、唤醒民众的行业，而且卓有成就。不要说他朴素得像个农民，在文艺界里却是一位才子；不只娴熟诗歌、小说、戏剧的写作，晚年还执起杂文之笔，写出不少惹人瞩目的篇章。这本《艺术与心术》基本上是他的杂文的结集。

说起来是相当遥远了，在组织广州锋社话剧团之前，我们就共同工作在一起。他在《民国日报》发表小说，运用语言得体，富有岭南特色；他的诗歌更加感人，所作《全国总动员》唱遍南天，《大众的歌手》为北平学生战地移动剧团以至太行山区所传唱，对促进抗战、鼓舞士气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至抗日战争爆发，何芷和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秘密领导下奔向正面战场的前线，在粤北两次告捷后写了大合唱《良口烽烟曲》，《石榴花顶上的石榴花》等雄壮而又深情的歌，至今还在广从一带为青少年学生所歌唱，成为宣传爱国主义的传统教材。他

既上舞台，又能编剧，早期的大型话剧《黄花岗》，他是创作人员之一。在前线，他敢写，我敢演，可说是“最佳拍档”。至于解放后他以省港大罢工为题材而写了《赤胆金刀》、以钢铁工人中心而写了《百炼千锤》等等，均受到读者和观众的欢迎，那是不须多说的。年纪大了，经历多了，何芷的智慧之笔更多地转向杂文这一领域。我和他相处多年，觉得他心如赤子，同时嫉恶如仇。言行间常以鲁迅为楷模，对这位“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从品格以至文章都倾佩、学习，因此逐步爱上杂文，并写出不少这方面的文字，自然不是偶然的。

我对杂文这一武器懂得不多，只知道它不只能射向敌人，所谓“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也可以用来团结人民，教育群众。有一点是很重要的，就是如鲁迅所言，作者一定要“知人论世”，这也是鲁迅杂文的显著特点。在旧中国，鲁迅说自己的杂文是“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这是他在知人论世中的战斗风格和方法。在另一方面，他也说过：“希望，并且相信有些人会从中寻出合于他的用处的东西。”确实，离开了生活，离开了“知人论世”，那怕你有善辩的聪明和华彩的言语，到头来也是没有用处的。读了何芷这本文稿，我认为他深谙此道。

本书涉及面颇广，可以说古今中外，天文地理，以至社会新闻，身边琐事，都有见诸笔墨。作者善用妙喻，语言幽默，寓理于文，不乏警悟人生之句。似乎随手拈来，实是有感而发。所谓“知人论世”，何芷在作品中是不负此旨的。这里可以分别看一看。《说“零件”》、《说“笑”》、《说“哭”》、《漫话“死得其所”》、《谈“豹尾”》等是谈戏剧和影视的艺术细节与技巧问题的。《罕见的心灵画家》、《新“名优之

死”》、《良口烽烟曲旧忆》等是通过艺友及往事的回溯，表露出作者的深深眷恋之情，读来是使人感动的。如对著名画家符罗飞教授，作者以抗战后在港举行的符氏画展观众留言为例，道出了画家的艺术良知。符氏曾用鲁迅名言“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那可诅咒的时代”勉励自己的创作，看来是收到可喜成果的。著名表演艺术家谭玉真死得好惨，何芷详细地叙述了和她的交往以后，对那个浩劫时代深深地慨叹道：“这不是一件太荒唐的事实吗？”事实确是如此，作者说及谭氏的尸体被一块塑料布包裹着，草草入土了事。在这里，他的愤怒心情是昭然可见了！《艺术和心术》是一篇很好的杂文，用来作书名也很有概括意义。作者首先申明心术是重要的，即艺术家要运用心思，像曾子所说要“实、诚、厚、施、恕”一样。但令人惊讶的是有些“艺术家”心术不正，虚伪奸诈、巧取豪夺、贪得无厌。这样的人，怎样配称艺术家呢？从这一观点引伸开去，作者不无忧患意识地写了《老千心理学》、《从严治假》、《上台和下台》一类的文章，通过戏剧人物、布景、道具、舞台等等来抨击社会上种种不正之风，在忧患中具有向上的乐观的精神，确是言之成理。又比如《假如鲁迅印名片》、《忽闻陈景润想钱》、《想起杰尼斯的坠子》等这类较多的文章，是作者从所关心的社会新闻中提出在开放改革大潮里必须注意的一些问题，体现出作者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注。不难看出，无论作者的深沉思考或辛辣笔触，无不饱孕着社会责任感，并且透过他的富于社会性、文艺性、知识性的文风赢得了读者的共鸣，我是怀着老战友的熟悉心情去感知何芷的文章寓意的。

全书文章共八十多篇，是作者于戏剧工作之余辛勤地结出

的硕果，我想它是会引起读者的浓厚兴趣的。我本不才，冒昧作介绍如上。

李 门

1991年1月

目 录

序.....	(1)
月下随想.....	(1)
说“零件”.....	(6)
说“笑”.....	(10)
说“哭”.....	(12)
谈“豹尾”.....	(15)
漫话“死得其所”.....	(18)
《奥赛罗》在广州.....	(23)
假如史坦尼学气功.....	(31)
罕见的心灵画家.....	(34)
《良口烽烟曲》旧忆.....	(39)
新“名优之死”.....	(44)
乌兰诺娃·翻译·市长.....	(49)
艺术和心术.....	(53)
陪“洋人”看戏记.....	(55)
外流和引进.....	(58)
由“眼中之竹”到“手中之竹”... (61)	
兰花的风格.....	(63)
卓别麟如是说.....	(66)

W33 106

“通天临记”的苦恼·····	(69)
有脸没脸及其他·····	(72)
“第三者”种种·····	(75)
从严治假·····	(77)
音乐家们带来的新风·····	(79)
美国的废品艺术·····	(81)
“老千”的心理学·····	(83)
当“长”与当“家”·····	(85)
上台和下台·····	(88)
医德和病德·····	(90)
党风·挡风·当风·····	(93)
且说“官僚主义”·····	(95)
“海中海”杂议·····	(98)
废话的废话·····	(101)
悬鹤·穿紫衣·吃份饭·····	(103)
“命”的悲喜剧·····	(106)
头痛医脚及其他·····	(109)
“竭泽而渔”新解·····	(112)
“蒙尘”有感·····	(115)
新发现的流行病·····	(118)
治治“健忘症”·····	(120)
假如鲁迅印名片·····	(123)
漫话“牙力劳动者”·····	(125)
说“眼”·····	(127)
要和不要之间·····	(130)

风雨枕椰庵·····	(133)
——苏东坡海南逸事	
话说“不二价”·····	(142)
“闾”法种种·····	(145)
上帝与魔鬼·····	(148)
无“鸡”之谈礼赞·····	(151)
禽兽非“禽兽”·····	(154)
“请吃”和“吃请”·····	(157)
赌之效应·····	(159)
蟑螂·木虱·流窜犯·····	(162)
赞树人有法·····	(165)
由约翰斯说起·····	(167)
面子和信用卡·····	(170)
谨防“假煤”·····	(173)
不仅是“厕所文化”·····	(176)
“门”外纵横谈·····	(179)
统计学的困惑·····	(182)
成语的贬值·····	(185)
想起杰尼斯的坠子·····	(188)
清明·寒食·介之推·····	(190)
忽闻陈景润想钱·····	(192)
从洛克菲勒说到曹操·····	(195)
“难”字考·····	(198)
要涂点防锈油漆·····	(200)
伟大的给予者·····	(203)
蔡侯的感叹·····	(206)

几时舍却淡芭菰.....	(208)
卧听“田螺”吵耳声.....	(210)
“阿堵物”之为用.....	(213)
“光棍佬”如是说.....	(216)
筷子的风格.....	(219)
碗的断想.....	(222)
拆墙有感.....	(224)
话说“酒力发电”.....	(227)
闲话领带.....	(229)
佳节话酒.....	(231)
酒和“几何学”.....	(233)
“美登高”的奇遇.....	(235)
豆腐古今奇闻.....	(238)
从巧克力的包装谈起.....	(240)
“时间就是金钱”别解.....	(242)
“文字疫”杂议.....	(244)
从涂脂抹粉谈起.....	(246)
由枕头到“时间统计法”.....	(249)
迎春“造”福.....	(252)
编后记.....	(254)

月下随想

月夜，我在林荫道上漫步。脚下踏着乱银碎玉，抬头看见皓月当空。多好的月亮啊！望着这一轮明月，不禁浮想联翩，万千思绪。

我有一位老朋友，解放前是干文艺这一行的，解放后因工作需要，转行搞外交去了。他的职务是我驻外大使馆的文化参赞，被派到东南亚一个国家去。每逢他休假或回国述职的时候，他没有从国外带回来大箱小箱的进口货，相反，倒是从国内带出去大箱小箱的土特产。都是些什么东西呢？从酱油、豆豉、腐乳、豆酱这些调味品，直到一串串木板屐和一把把油纸雨伞等日用品。朋友们看见都觉得很奇怪，他带这么多东西出去，他一家人一辈子也吃不完、用不了。可是他解释说，这都是当地华侨托他代办的。于是大家就跟他开玩笑，说他一回国就升了官，由文化参赞变成“临时代办”了。有一回，他还带走了一大瓶清澈的泉水，据他说，这是一位老华侨再三嘱咐的。尽管国外少不了调味品，也少不了时髦的拖鞋和遮阳伞，但华侨们还是热爱自己的家乡风味，念念不忘那土里土气的木

板履和油纸伞，特别是那瓶清澈的泉水，因为水是故乡的甜啊！

水是故乡的甜，山是故乡的青，而“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则更是他乡游子对故土的拳拳之心、眷眷之情。可是现在有些年青人却重弹几十年前的老调，说什么月亮也是外国的圆，有的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去偷渡外逃，以为那里是遍地黄金，去到那里就会腰缠万贯。几十年前的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宰割由人，水深火热。那时，有人觉得中国低人一等，还情有可原。但现在的中国，是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在国际上有着崇高的威望，对实现四化有着坚定的信心。有人却在重弹几十年前的老调，那就未免闭眼不看现实了。

既然有人老调重弹，那就只好给他来一个旧事重提。月亮果真是外国的圆吗？远的不说，就从四十年代讲起，那时候，希特勒的德国，对内实行血腥镇压，对外进行疯狂侵略，法西斯的飞机大炮，把千万个城市村庄化为焦土，亿万生灵倒在血泊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德国的月亮是最圆最圆的，它能够把这凄凉满目、恐怖阴森的场景，改变得美好动人吗？七十年代，在美国的月光下，九百多名“人民圣殿教”的信徒，集体服毒自杀，霎时间尸横遍野，令人不寒而栗。而这一“琼斯镇”惨案和其他数不清的悲剧，无论如何也不会使“金元帝国”的人们增加诗情画意，只能叫他们感到无限凄凉。

然而，在当今的世界，在社会主义中国的月光下，却是另一番景象。这里，九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用了不过三十年的时间，就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无法取得的进步。三十年来，我国人民当家作主，摘掉了“东亚病夫”和“贫油国”的帽子，像巨人般地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尽管这中间受到林彪、“四人帮”的十年干扰和破坏，但是在党的

正确路线、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五中全会的指引下，万众一心，把失去了的时间夺回来，为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而作最大的努力。社会主义中国正明月中天，一切正直的人士，比比过去，看看现在；比比外国，看看中国，他们就自然而然会得出一个公正的结论来的。

自从建国以来，多少著名的科学家，抛弃了他们的洋房、汽车和优裕的生活享受，毅然决然地冲破千难万险，远涉重洋，投身到祖国的怀抱里来，他们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这些著名的科学家如李四光、钱学森、华罗庚、钱三强等等，数十年如一日地埋头苦干，竭智尽力，即使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岁月里饱受折磨，也丝毫没有动摇他们对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信心和决心。去年冬天，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应邀访问西欧四国。在英国，他出席了一次欢送伯明翰大学的一位系主任到美国安家落户当教授的宴会。宴会上，一位外国朋友悄悄地对华罗庚问道：“你从美国回到中国，会不会感到有点后悔呢？”在这位外国朋友看来，如果从生活上来说，英国比不上美国，中国 and 美国的差距更大得多，他无法理解华罗庚当中国一解放，就毅然地从美国回归祖国的心情。华罗庚自豪地告诉他：“我一点也不会感到后悔，因为我是一个中国人！现在我的祖国解放了，我理所当然地要回去为她服务。”那位外国朋友听了之后，不由得竖起大拇指既感动又夸奖地说：“伟大！”

是的，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做一个中国人是伟大的，能够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的人更加伟大。华罗庚从国外访问回来，在中国科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非常激动地说：“现在我可以公开地答复更多关心我和不理解我

的人：回国后数十年来，几经曲折，我华罗庚不但坚定了爱国立场，而且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了。我要在我的祖国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我要在我的祖国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这是多么响亮的语言，这是时代的最强音！

老一辈的科学家这样，年青的科学家又怎么样呢？请看看二十多年来在岩土力学、流变力学、地球动力学，以及力学的其他领域，作了许多创造性的研究工作，受到世界各国科学家的重视和赞誉的专家陈宗基吧。陈宗基是侨居印度尼西亚的华侨，曾获得荷兰科学技术博士学位。新中国成立后，他毅然地同妻子陈文妹和出生不满两个月的女儿小晴从海外回来。当时许多朋友和老师都劝他到工作和生活条件较好的国家去工作，他却婉言谢绝了。他说：“我是中国人，中国是我的祖国。她现在很穷，但她再穷也是我的母亲。我有义务回去把祖国建设好！”

“中国是我的祖国……她再穷也是我的母亲。”这是何等感人心肺、动人至情的语言啊！作为一个中国人，母亲即使再穷，做儿子的绝对没有理由把她丢掉不管的。当然，我们面前困难是有的，而且还不少，只要我们万众一心，向着四化进军，经过若干年的艰苦努力，我们是完全能够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国家的。

但是有些人只看到我们的暂时困难，而不去看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去看社会主义经济是为人民利益服务的，更不去看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民有着共同的政治、经济、社会理想和道德标准；他们只看到资本主义国家的物质文明，而不去看资本主义制度无法摆脱的危机，不去看资本主义制度下广大劳动

人民的被剥削、被掠夺，不去看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无法形成共同的理想和道德，也不去看资本主义社会无法避免的精神空虚、堕落和犯罪的铁一样的事实。他们一味追求个人享受，于是对外国月亮顶礼膜拜，大唱赞歌，甚至偷渡外逃，一头扎进资本主义的怀抱，从而丢掉了自己的国格和人格，成为社会主义祖国的不肖子孙。

月亮果真是外国的圆吗？有广大热爱祖国的华侨为证，有许多从国外回来的科学家为证。当然，资本主义已经搞了几百年，它所积累的技术、知识和某些有益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但正如美国全美华人协会的英文秘书王昌熙所说，对外国也要一分为二。不久前放映过的《被侮辱与被迫害的人》那部外国电影，它的主人公、善良的舞女丽茜和无辜的黑人悉尼，为了逃避议员一家和整个社会的迫害，在冰冷的月光下东躲西藏的真实镜头，就是对于“月亮”问题的最形象的回答。

说“零件”

这题目，似乎与影视无关。因此，话得从头说起。

五十年代初，苏联的著名戏剧家考涅楚克到广州访问，文艺界在交际处举行了一个小规模的欢迎会，考涅楚克在会上讲了话。当译员把他的话翻译出来之后，大家都觉得有点愕然，因为他反复强调文艺创作的“零件”问题。原来那译员是搞工业的，三句不离本行，竟把“细节描写”翻译成“零件”了。

“零件”之于机械，也确实与细节描写同文艺创作的关系相似。零件装配得不好，就会影响机械的正常运转，严重的还会发生故障；细节描写搞不好，就会影响到作品的质量，使它失去光彩。不善于细节描写的人，是写不出好戏的。岂独戏剧如此，一切文艺作品也不例外。唐代著名画家戴嵩有一幅《斗牛图》，是他的得意之作。这幅画辗转流传，落到宋代一位大收藏家手中，被视为至宝，轻易不肯给人看。一次，他把画拿出去晾晒，恰巧有一个牧童经过，看了哈哈大笑。收藏家问他笑什么，他指着牛尾巴说：“牛打架的时候，前身用力，尾